

五幕諷刺喜劇

廣場上的獅子

愛倫堡著 芳信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

五幕國刺喜劇

廣場上的獅子

愛倫堡著 芳信譯



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—4000 冊

版權所有•不准翻印

新文藝出版社

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一一室

(226) (IV III 13) 5,900 元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新文藝出版社
PDG

廣
場
上
的
獅
子

I. Ehrenburg
Lion on the Square

本書係根據一九四八年八月號蘇維埃文學（英文本）譯出。

劇中人

傑姆士·羅——一個美國人。

瓦爾沃先生——市長。

瓦爾沃太太——他的妻子。

瑪爾哥——他的女兒，十八歲。

蒂勒奧——一個釀酒廠的廠主。

蒂勒奧太太——他的妻子。

李却德先生——當地商會的會長。

皮魁德先生——地方報紙編輯。

皮魁德太太——他的妻子。

香皮尼底侯爵——市參議會議員。

智利底名譽領事。

蘭尼·維燕——作家。

加斯東——市長的秘書。

琴林諾——記者。

事務員。

咪咪——打字員。

「獅子」咖啡館的老闆娘。

賣寶兒——一個當地的妓女。

佛蘭西斯——招待。

「麗都」旅館的茶房。

流淚的歌唱者。

市參議會議員，工人，市民，報販，及其他。

幕 一 第





法國南部的一個小小的市區。「獅子」咖啡館。有大理石桌子，靠牆擺的紅絲絨沙發，和柳條椅子。有一個鍍鋅的酒排間。胖胖的老闆娘坐在收錢的櫃台邊打瞌睡。招待佛蘭西斯，一個老懷疑派，正在擦着桌子和移動着椅子。在一個角落上，坐着四個常到這個咖啡館來的老主顧，市參議會的參議員。他們的桌子上鋪着綠呢檯布，他們正在打牌。他們是：市長瓦爾沃先生，一個肥胖的，紅臉的人，從他那厚厚的下嘴唇上吊着一根沒有點着的香煙；李却德先生，當地商會的會長，一個有耶穌會的會員風度的好人；蒂勒奧先生，一家釀酒廠的廠主，怪癖，容易冒火；皮魁德先生，地方報紙編輯，服裝華麗，浮躁。

蒂勒奧（扔下牌）那個人老是運氣好！

市長 以前就沒有人說我運氣好。瑪麗說：「你的運氣好得就跟聖誕節的火雞一樣。」你不相信我嗎？我可以說出證據來。你記得一九二七年那家被火燒掉的舖子「南方婦女」嗎？這家舖子的保險費是四萬，結果呢，毀掉的剛好是值四萬的貨物，還加上瑪麗害一場神經衰弱病。自後，我為這家舖子保了四十萬的險——這筆保險費的付款快要把我毀了——可是二十年來沒有起過一次火！你說這是運氣好嗎？當我買一輛雪脫蘭牌的新汽車回來的時候，戰事卻爆發了，車子也被徵去

了。我剛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說我們一定會勝利，可是德國鬼子馬上就來了。三年來他們不斷地使我想起這篇文章。在一九四三年，我必須承認德國鬼子的勝利。真是沒有辦法，瑪麗開始害起神經病來。我剛說完那句話，德國鬼子卻馬上走了，共產黨便開始鬧起事來。雖然人人都十分明白德國鬼子給我吃的苦頭很大，他們卻偏要知道爲什麼我要說那些德國流氓會得到勝利。瑪麗說得對，我的運氣好得就跟聖誕節的火雞一樣。等我一加入社會黨的時候，共產黨就馬上當選了。現在我總算被選爲市長了，可是本市卻鬧得一團糟——麪包沒有，煤沒有，共產黨預備發動罷工，而什麼事情都怪市長。馬鈴薯沒有，怪市長，俄國人在用『否決權』了，怪市長，天下雨，又怪市長。運氣好！我受洗禮的時候，他們叫我做伊夫，而這是不對的。他們應該叫我做長期受苦的約伯。（發牌）

編輯

在我們經過淪陷時期的痛苦以後，我們現在什麼都能忍受。我記得我有一次正是在這家咖啡館裏看見馮·施霍伯格。我站起身來大聲說：「我決不跟一個劊子手同坐在一家咖啡館裏。」那天晚上我坐着等那祕密警察來，我替地下報紙寫了一篇激烈的文章。對啦，那些日子真是英勇的日子。

李卻德 在德國鬼子的統治下，我就不會上過咖啡館。祕密組織就爲這件事情下過命令。而且因爲地下工作者老到我家裏來聽倫敦的廣播，所以我非極端慎重不可。蒂勒與 現在他們做文章說工人們怠工。可是就沒人提到我們這些廠主。我會有多少次都故意不按期交貨給德國鬼子啊！現在共產黨出來修改歷史，他們想奪取我們的勝利果實。

市長 不僅想奪取我們的勝利果實——還想奪取我們的職業，我們的家庭，甚至於我們的妻子。

編輯（開玩笑地）我還不知道那些個壞蛋想打瓦爾沃太太的主意呢。

市長 喂，喂！兩個老王。（發牌。主顧登場，叫一杯酒，在酒杯間旁邊喝。）

主顧（對老闆娘說）李委奧太太，您好哇？

老闆娘（驚醒）糟極了。我想起那可個怕的原子彈，就再也睡不着。還有那些個共產黨！你對他們的強橫霸道有什麼意見？你有沒有聽見說瑪麗洛還在城裏？他們三年來做文章說她已經打死了，可是這會兒她又突然活了起來。你再也不要相信什麼人了！他們都想氣死我。再加上這樣下雨。像這樣的天氣，人家都願意待在家

裏，那我只好勞命傷財了。究竟是俄國人吃苦頭呢，還是美國人吃苦頭，我管不着，他們活該，天知道。可是我造了什麼孽，讓我受這個罪，我倒很想知道知道。

李卻德 兩個女王。

編輯 哈哈，這並不是偶然的。李卻德太太不會高興吧。

李卻德 我覺得你是不打自招。要是我沒有弄錯的話，你幾天前送過一件絲襪衫給寶兒吧？

編輯 可是你對她說過那件衣服她挺合身，對不對？別忘了，我是一個編輯，所有最近的消息我都知道。不要緊，你的選擇我贊成。寶兒是個動人的姑娘。

李卻德 哦，我們不過是偶然相識罷了。

編輯 是的，我知道。你每個星期二都碰到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。對不對？

李卻德 要是我沒弄錯的話，星期四就是你的日子了。

市長 喂，朋友們，不要辯論了。這是人之常情。

編輯 巧得很，市長先生也上那兒去。也許是星期五吧。

市長 一個市長那兒都得去，然後，作爲一個老社會主義者說，我竭力想跟人民打成

一片。

蒂勒奧 我不懂在這樣可怕的時候，你們還會去幹這樣淺薄無聊的把戲。

市長 我的好朋友，你知道，當我一看到關於原子彈的消息的時候，我就恨不得趕快跑去親遍全世界的姑娘。我們已經到了嚴重的關頭，是不是？簡直是的！可是，就爲了這個理由，我常常問我自己：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把一切市政扔開而去看看寶寶兒，這是不是更聰明的辦法。你的意思是說你決不做這樣情感的俘虜？

蒂勒奧 我的醫生叫我千萬不要離開攝生之道。我連一杯酒也不能喝。我的醫生命令我說：『不許有任何一種刺激。』可是，當我的酒廠底命運還在飄搖不定的時候，我怎麼鎮靜得了呢？不錯，有一個時期蒂勒奧家的利口酒是在全法國馳名的。蒂勒奧的名字維持法國文化底聲譽有一百一十年了，可是現在，我不得不去送我自己的喪了。

李卻德 又鬧什麼新弩扭嗎？

蒂勒奧 我每天都鬧新弩扭。我從西班牙要不到橘子皮。爲什麼？因爲共產黨諸公不喜歡弗朗哥將軍。很好，難道叫我用俄國松子去做寇利沙酒嗎？我對他們的政治

感不到興趣。我想知道知道誰是我廠裏的主人：是共產黨呢，還是我？現在他們要求我加工資，要是我不加的話，他們便威脅我要罷工。要是我讓步的話，那我就毀了，要是他們罷工的話，那我還是毀了，因為我得趕緊完成一批定貨。應該把他們鎮壓下去，可是你們的部長卻反而去和他們談判。

市長 我是理解工人們的——當一個人沒有錢買馬鈴薯的時候……

蒂勒奧 瓦爾沃先生，你不能一方面侍候上帝而另一方面又侍候魔鬼。你們這些社會主義者耍着兩面討好的把戲。你們好像是預備替人開門的門房。可是我們需要的是打手，並不是門房。

市長 你別衝動！我說有人能理解工人。理解並不是寬待。你知道我並不比你更喜歡共產黨。可是用死拚的戰術未必見得聰明，有時候迂迴運動倒是更好。你說：不是擁護戴高樂將軍，便是擁護共產黨。可是社會主義者怎麼樣？我有什麼好處呢？你死扯白拉地要鐘擺用最快速度來回擺動。滴！答！我卻說：從容不迫的走吧，滴——答，到某一個地方，就介乎「滴」「答」之間。那麼你便有第三種力量了。就一個老社會主義者說，我可以辦到不叫你的工人們罷工，可是只要把

你的將軍對他們抬出來，那麼火花馬上就要冒開了。我的好朋友，人民就跟我的瑪麗一樣：神經過敏，老是神經過敏。我們得要知道怎麼樣跟人民談話。再等一兩年，那才是將軍上台的日子。

蒂勒奧 等住一兩年共產黨也就要把我們生吞活吃了。

李卻德 你知道市長先生爲什麼勸我們忍耐嗎？聖·奧古斯丁說天主有耐性就因爲他是永恆的神靈。

市長 從多嘴兒起，你開始引起聖·奧古斯丁的話來？可別對我們說，你打算接受牧師的職位！瑪麗告訴我說，你常常跑到教堂裏去，並且你真懺悔過了。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你對教區牧師也提起過寶寶兒。

李卻德 我不記得，也許我提起過吧。他崇拜風流故事。

編輯 我非常不明白這個關係：寶寶兒和李卻德太太暫且不提，我所感到興趣的是你是怎麼把寶寶兒和羅馬教皇陛下調和起來的？

李卻德 哦，這是非常簡單的事。一個好天主教徒禮拜三跟禮拜五不吃肉，而他在禮拜天把一隻乳豬當晚飯。

市長 別開玩笑了，你真開始相信上帝了嗎？

李卻德 不相信有上帝。我卻相信上帝是一切發明裏的最精妙的，比印刷機，電氣和原子彈更好。

編輯 可是，在福爾泰^①以後，在A·法朗士^②和佛洛伊德^③以後，再來說聖靈受胎——這豈不是有點兒不成話嗎？在我們的進步時代……

李卻德 這與進步有什麼相干？摩天樓在那兒？最漂亮的機器在那兒？誰發明原子彈的？很好，就在那同一個美國，每隔一步便有教堂，天主教堂，路得教堂，洗禮教堂或是再洗禮教堂。教堂越多，共產黨員就越少。你問我怎麼樣安排讓教皇和寶兒調和嗎？這可簡單得很。當然，寶兒既不是一個聖母瑪麗亞，也不是一個比亞特麗絲^④，可是她決不是我們西方文化的威脅。相反，她助長西方文化的發展。我們的共和國向來被稱為貞潔的瑪燕^⑤。這些貞潔的處女有的是無數危險的癖性。隨便什麼時候把從良的妓女給我吧：她在晚上犯罪，可是她在早上懺悔並且循規蹈矩地縫補襪子。

市長 我不相信將軍，也不相信教皇或是從良的妓女。我有一個希望——美國。美國